

# 从“苦甲天下”到陇原振兴

## ——甘肃脱贫攻坚口述

**口述人：**任燕顺，1964年出生，甘肃岷县人。1985年开始在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工作。2002—2009年任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副主任（副指挥）。2009—2012年任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2012—2014年任甘肃省庆阳市委副书记。2015—2021年任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2021—2023年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现任甘肃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1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访谈组：**张湘姝 陈 晗 王道勇

**日期：**2024年11月28日

**地点：**甘肃省原扶贫办大楼19楼会议室

### “三西”苦瘠甲天下

我出生在定西市陇西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1年考上了西北农学院，因为专业对口，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被分配到了省扶贫办的前身，那会儿叫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这扶贫工作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过去甘肃到底有多贫困？很多没来过的人没有直观的感受。我虽然在县城长大，但老家在甘肃省最贫困的定西，还有很多亲戚在农村，所以感触比较深。在甘肃中部地区，老百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喝水，都是苦咸硷水，喝了肚子发胀。很多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喝着苦咸水，吃着洋芋蛋蛋就成菜。有些地方穷得叮当响，家里头啥都没有，住的破房子，病了没钱治，衣裳穿不暖，饭也吃不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吃的救济粮、穿的黄衣裳”，就是当时贫困的真实写照。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在中部贫困地区考察后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反映甘肃的自然条件太差。

我国脱贫攻坚哪儿最难？这个我不好说，但甘肃肯定是最难之一。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头就写道：“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甘肃中部有句土话说：“挖开一疙瘩黄土，一半儿在喊渴得要命，一半儿在喊饿得心慌。”这句话把定西等地干旱少雨、人民缺水少粮的受罪境况描画得淋漓尽致，非常生动。以甘肃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还有宁夏西海固地区，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最穷的“穷窝窝”，再加上河西商品粮基地，合称为“三西”地区。1982年后，中央决定开展“三西”建设，设专款、拨专物、成立专门机构，还给了一堆特殊政策，就为了让咱甘肃的老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当时要求三年得让甘肃的植被不再遭殃，五年得让大家伙儿吃饱饭，这一下子，中国扶贫的大幕就拉开了。1986年又成立了老区困难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1991年正式组建扶贫办，专门管扶贫这件事。

作为一名甘肃扶贫人，我见证了一届又一届甘肃省领导班子，一代代甘肃干部群众探索扶贫路子，努力摆脱贫困的历程。比如“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兴西济中策略，“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三条路子，“修梯田、打水窖、兴科技、调结构”的十二字方针，“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一人一亩基本农田，一户一亩经济林果，一户一头商品畜，一户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四个一”扶贫模式以及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模式。这些扶贫路子都发源于甘肃，推广到全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甘肃又探索了建档立卡、挂图作业、一户一策等精准扶贫的路子，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一方面想让大家知道甘肃当初的贫困状况有多严重，也就能知道脱贫攻坚的胜利对于甘肃人民有多么重要。另一方面，也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甘肃人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不向贫困低头的韧劲，一直在和贫困不断作斗争。但是我们的自然条件、现实条件确实太差，有地的地方缺水，有水的地方缺水，有水有地的地方缺积温，自然条件太差。比如，属于黄土高原的庆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中部地区干旱少雨；属于秦巴山区的陇南虽降雨充沛，但人均耕地少，洪涝、泥石流灾害频发。虽然甘肃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一直在艰辛探索符合甘肃实际的扶贫路子，但由于自然条件太差，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脱贫问题始终没有彻底的解决，贫困始终困扰着甘肃的发展。多年以前，

我们甘肃的领导就讲过，甘肃要发展必须要有“人之一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开展扶贫以来，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甘肃要脱贫，如果不能发扬这种甘肃精神，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很难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个人认为，甘肃扶贫工作的历史转折点就是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脱贫攻坚战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亲自挂帅、亲自出征，号召全党全国一起上，势必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为了这个大事，党中央定了标准、目标、任务、措施，各地各部门落实了责任，全党全社会动员参与其中，重视程度之高、投入力度之大、帮扶措施之实、倾斜政策之多、社会参与之广史无前例。这是甘肃脱贫史上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同志们来说，把甘肃人脱贫的韧劲拧起来的时候来了。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中央部署，书记、省长双组长亲自督促推动，行业部门主动担责，市县扛起主体责任，全党全社会齐上阵，向贫困堡垒发起总攻。作为具体承担扶贫工作的同志们来说，我们预想到未来几年的工作一定会非常辛苦，但我们充满干劲，经常相互鼓励。我们用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个大字时刻鞭策激励自己。参与扶贫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只要能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们遇到再大困难，付出再多艰辛，都是值得的。

### 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我们扶贫人都知道一句话：“全国脱贫看甘肃”。2013年2月，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西部地区调研的第一站就安排在甘肃，当时明确指出甘肃扶贫开发任务繁重，要求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到了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脱贫难度极大。连“之一”都没带，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在脱贫攻坚中的分量把握得多么准，对甘肃的期望有多大。作为省扶贫办主任，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我们甘肃人都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的决心，甘肃各级党委政府清醒认识到必须持续采取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才能和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甘肃考察，当时他提出的第一期期望就是“深化脱贫攻坚，坚决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要求我们把脱贫攻坚的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当时，省里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委、省政府完善强化了联县包乡抓村制度，省级领导每人联系一个深度贫困县，包抓一个深度贫困乡，帮扶2个深度贫困村。按照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要素，对全省县区进行排序筛选，最终确定了23个深度贫困县，由23个省级领导联系包抓。其中，排出来最困难的县就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倒数第二是陇南市的宕昌县，省委书记、省长主动带头包抓最困难的东乡县和宕昌县，有同志跟我说，最贫困的县让省委书记、省长联系，要是考核成绩不好，怎么办？但事实证明，最贫困的地方就是需要超常规的帮扶力量，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

“全国脱贫看甘肃”这句话后面还有两句，就是“甘肃脱贫看临夏，临夏脱贫看东乡”。东乡县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全县由三千多条沟壑崩梁组成，地形非常复杂，要找到一块像篮球场那么大的平地都非常困难，海拔高达2000米

以上，年降水量仅有300毫米，缺水、缺地，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各项经济指标都在全省垫底，历来被贴上贫困的标签，集“三西”建设县、老少边穷县、固定贫困县、片区贫困县、深度贫困县、“三区三州”县于一身，可以说是全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东乡县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考察过的地方，党中央关心关怀东乡族，让中石化定点帮扶东乡县。2013年以来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近10.5亿元，实施帮扶项目246个，全方位深化与县上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育帮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帮扶协作，书写了中央定点帮扶的典范。之前因为贫困，东乡的一些娃娃很早就辍学，到城里的餐馆打工赚钱，干些擦桌子洗碗的活，没有一技之长，埋下了“穷根子”。县里职业技术学校办起来之后，给东乡贫困家庭的“两后生”（初中、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的学生）、青壮年劳动力举办免费技能培训，有烹饪、美容、针织、驾驶等，很多家庭妇女和自己家娃娃一起上课学习。方大集团投资5.5个亿建了扶贫工厂，支持县里产业发展，让农民在里面打工，很多东乡的妇女抢着去，因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这些都是久久为功的好事。

除了资源的超常规帮扶之外，还有干部配备上的超常规帮扶。我经常给我们扶贫系统的干部讲，给你五万块钱贷款去养羊、养牛发展产业，3年把五万块钱赚回来，你行不行？这里面学问很深，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何况是我们的贫困户。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贫困户脱贫的难度有多大，必须落实好中央关于下绣花功夫的要求。所以对甘肃来说，要真脱贫，既要有真金白银支持，更需要干部苦干实干。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难度大、工作量大、力量不足的实际，省州组织部门从东乡县之外选派了500多名干部充实帮扶力量，让他们和当地的干部一起干。东乡人非常勤劳，有养羊的传统习惯，所以这些干部来了以后，带领东乡人发展以羊为主的产业，从种羊、防疫、产羊羔、育肥、屠宰加工、生产熟食，再到推广东乡贡羊、东乡手抓等品牌，把产业链不断拉长，当地老百姓收入就增加了。同时，厦门市在东西协作中用心用力，帮助落地回香斋等一批精深加工企业，也有力带动了羊产业发展。

总的来说，中央有战略，省上有战术，中央特别关注“三区三州”，咱们省上就盯着深度贫困县，用足用好国家特殊倾斜政策，同时在领导力量、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举措。当时省里根据中央政策配套出台了20多个专门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文件，省直有关部门又细化制定了30多项具体措施，涵盖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各个方面。就是这些精准有力的办法，让甘肃在中央的帮助下，举全省之力攻克了最后的贫困堡垒，让甘肃的深度贫困县也能跟上全国的小康步伐。这一切，都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部委和天津、福建、山东等东部协作省市的倾力帮扶下，咱们全省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 “一户一策”定制脱贫套餐

精准扶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强调最多的就是到村到户，要求我们要把情况精准掌握到户，把脱贫路径精准制定到户，把措施一件一件落实到户，按户扶贫、按户验收。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户一策”的精准扶贫工作，把完善和落实到户精准扶贫计划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作为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抓手。“一户一策”，听起来只有简单的四个字，但可不是列个单子、填个表格就完了，而是要一户一户地

分析致贫原因，把情况掌握到每个家庭成员，然后制定对策，一项一项落到实处，这项工作做起来意味着每一个贫困百姓身后都有大量精准细密的工作。

“一户一策”，谁来负责谁来做？为了避免出现互相推脱责任的情况，我们当时明确，以户为单元，市州主导、县乡主体，各级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综合协调，行业部门全程指导服务，把各类帮扶力量都放到这个责任体系里，都要承担责任。县乡尤其重要，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各级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配合村“两委”和驻村帮扶工作队开展工作。这还不够，要把责任落到人头上才能放心。我们当时实行了干部签字负责，群众签字认领，乡镇包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和帮扶责任人，要对过手的数据负责，必须承担起对“一户一策”脱贫计划真实性的签字背书责任，出了问题，我们立马能找到经手人。

“一户一策”，怎么落实怎么做？我们要求各级帮扶单位把身上的担子扛起来，组织帮扶责任人深入贫困户家中，配合乡镇包村干部、村支书和“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和队员，逐户全面了解情况。帮扶责任人一定要了解清楚帮扶对象的情况，要跟贫困户坐下来一起讨论协商，仔细算账，把“一户一策”精准扶贫计划给精准地制定出来。为了避免简单在表格里填个数字、敷衍了事的情况，我们当时明确规定，要用说实情、写实事的办法，把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举措、帮扶措施和应急保障写清楚，一定要把底数摸清、把未来的任务写清、把职责划分清、把问题类型分清，有效防止家家户户千篇一律，做到一户一本账，各家不一样。

你们有机会可以到户看看我们的“一户一策”是什么样的、怎么做的，能看到一张表“对症下药”、具体详细的“精准扶贫一户一策方案”。比如，哪一户因病致贫，谁得病、得什么病、什么时候得的病、治了没有、在哪里治的、医疗费用报销情况、是否治愈、是否举债、举债多少……记得一目了然。再比如，种养方面，包括种什么种多少，养什么养多少，如何落实特色种养业到户奖补资金，技术怎么培训，有没有电商销售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在哪里，按照市场均价预计增收多少……记录下来清清楚楚。我们一线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问需式”原则，给村民们量身定制“脱贫套餐”，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地摸排、一点一点帮扶，我们最后才实现了因户施策、精准帮扶。

一开始有些人认为脱贫攻坚精准到户工作有困难，比较迷茫。但一旦踏上路子，见了成效，各单位之间的配合就很到位。比如，省农业农村厅把“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跟“一户一策”脱贫计划对接，现在全省高原夏菜、中药材的产量是全国第一，马铃薯、苹果产量也到了全国第三。我们还把200多万农户都拉进了产业链。对于发展产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户扶持项目资金也实现了全覆盖。人社部门通过“一户一策”精准组织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住建、发改部门也借助“一户一策”，摸清了农村危房存量和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改造了农村危房36.61万户，消除农村C、D级危房，49.9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居。卫健部门依托“一户一策”建立了健康扶贫档案。教育部门开展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控辍保学工作，这就让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娃娃没有了失学的风险。

### 苦焦变甘甜

甘肃因为缺水，常发旱灾。所以一说甘肃，大家就想到干旱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多年前我们到外省开会，有的从来没有来过甘肃的外省同志还开玩笑，问我们是不是骑着骆驼去上班的，这其实就是说我们这儿水太少了，是个大问题，得想法子解决。

在我们的印象中，陇原大地上的祖祖辈辈都是跟着水源走，挖井打泉，挑水驮水，建池子挖窖，开水渠筑坝，就为了找一口喝的水。你们去定西、庆阳这些缺水的地方走走，农村很多老一辈的名字里都有“水”字：“想水”“盼水”“有水”“得水”……那时候，“人和牲口共喝一池水，全家合用一盆水洗”“水比油还贵，家家都为水发愁”，农民们都是一大早去河边挑水，原因就是河沟里的水流了一晚上，前一天浑浊的脏水冲走了，早上的水干净。这就是甘肃过去缺水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委省政府看到了历史和自然因素给甘肃人民留下的难题，就带着全省人民一起努力，兴修水利，消除水害。在河西那边他

们挖水渠、建水库、修涝池、打水井；在黄河流域改良土地、治水筑坝、挖水窖、发展电力提灌；在长江流域找泉眼、引溪流、建小抽水站，想尽办法收集雨水，调节地表水，利用地下水。但说实话，这些也只能勉强解决“有水吃”的问题，解决不了“能吃上好水”的问题。真正解决甘肃边远山区群众吃水问题，还是在十八大以后。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甘肃，到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楞沟村看望贫困群众。“元古堆村”这个名字，乍一听，好像很雄伟，其实它早先叫“圆咕堆”。而东乡县是全国唯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聚居的县。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调研中作出了重要指示：“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让贫困群众尽早脱贫过上小康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发话了，那怎样才能保证甘肃每个人都能吃上好水？还是要落实好责任制。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中央“省负总责”的要求，把甘肃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成一件政治任务来抓，从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提供重点保障。只要是涉及农村饮水安全的事，就要做规划、上项目、制定工作方案，每隔一段时间，省委、省政府领导就要听取报告，当时我们开脱贫攻坚会，除了发改、财政、农业、人社、教育、卫健委、住建、交通运输厅这些单位参加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听水利厅的汇报。此外，还抽调了水利部门100多人组成工作指导小组，“一对一”常驻贫困县区指导工作，工作落实到位的地方，就会“挨板子”。

除了落实责任制外，甘肃的吃水问题还要靠重点工程建设。修建饮水工程，让缺水地区的人民吃上水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比如引洮供水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启动。当时，洮河水能进村的消息让我老家的父老乡亲们欢欣鼓舞，翘首以盼，但因为历史原因，引洮供水工程一度停建，许多年纪大的乡亲们望穿了眼、等到去世也没有等到洮河水进村。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定西市渭源县实地考察引洮供水工程项目建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讲：“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此后，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引洮供水工程建设，引洮供水一期、二期工程分别于2015年、2021年建成通车，圆了陇中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工程受益人口近600万人，老百姓终于喝上了干净甘甜的洮河水，烧完水以后，壶底连水垢都几乎没有，住在塬边咀稍偏远村落的群众，彻底告别了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为了保证甘肃人民能世代代吃上好水，省上还用法律的形式强化管理。2022年，省人大颁布了修订后的《甘肃省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条例》，我们省应该是全国比较早地以法律形式强化管理的省份之一。条例规定得很细致，要在全省86个县（区）建立农村饮水安全责任体系，还安排了乡村两级水管员2万余名，就是要保证农村供水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当然，实际工作中也有灵活措施。还有个别吃水窖的地方，一个山就住着几户人，通水管的成本太高了。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给他们安装净化器，一个只需要几千块钱。为了保证老百姓不管住在多寒凉、多偏僻的地方都有安全的饮水，我们还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横向到工程、纵向到农户”的省级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信息大数据平台。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搜“甘肃农村饮水”微信公众号，有问题直接在上面反映，我们还设立24小时省级监督电话，确保群众饮水出现问题后有人管。现在，全省自来水入户率已经达到94%以上，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的供水保障体系。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甘肃的水？这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是真的了解关心甘肃、了解甘肃的贫困之根。对于甘肃来说，解决缺水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人民群众饮水这一件事，一些不了解甘肃的人会说：为什么不把生活在深沟大山的贫困老百姓搬到平原地带？有两个原因不能搬，一是一些百姓自己不愿意，二是如果我们往平原地带搬迁，比如说河西部地区，现有的水源都很紧张，如果再扩地再搬迁，哪里还有多余的水让老百姓吃？所以水资源是制约我们易地搬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搞水利工程建设、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有经验了，2024年3月，我省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南干渠七泵站启动了，黄河水成功提级至平川区黄峒镇西格拉滩蓄水池内，沿线群众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自来水入户也改变了村民们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村民们能在家洗澡了，极大地改善了卫生条件。过去我们去贫困地区下乡，看见老乡们家里黑咕隆咚，脸也总是黑黢黢的像洋芋蛋蛋。现在再去看，不仅屋舍整洁明亮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改变了。（下转4版）